

读史阅世

说史谈屑

厦门演武场上的世纪友邻

□陈文庆

弦歌相会

在厦大声誉日隆的同时,演武亭迎来了另一位客人。1925年的夏天,一位青年法师带领一帮青年学僧,从安徽安庆买棹游海南南下,目的地是千里海山外的厦门南普陀。他们是受了南普陀住持会泉法师的邀请,要在五老峰下创办一所佛教高等学府。

轮船驶入厦门港,映入一行人眼帘的便是落成不久的厦大群贤楼群。会泉看到这位青年法师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尚未而立却老成持重,待人接物张弛有度。这位青年法师就是佛教教育家常惺,曾创办安徽佛教学校,享誉教界。

常惺本来怀着先看看再说的心情,经过一番考察后,所有疑虑便打消了,判定这里是一座理想办学道场。南普陀虽无恒产,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——位处商埠,毗邻大学,面向南洋,放眼全国大丛林,“对此欲倒东南倾”。会泉与常惺虽是初见,却一见如故,十分欣赏这位青年法师的风度与学识。常惺与会泉再度磋商,新生的学府定名为“闽南佛学院”(下简称“闽院”),同时草拟章程,发布了招生通告。

闽院出现世间,厦大无疑是一大助缘。厦大成立短短几年发展迅猛,很快赢得“南方学府”的美名。毗邻高等学府,这种全国独一无二的人文区位优势,是常惺决心创办闽院的一项重要考量。闽院成立典礼,特别邀请厦大校长林文庆参加,用意是为了两校以后融洽合作。作为友邻,林文庆欣然接受,躬临盛会以示祝贺。林文庆推崇孔教儒学,但主张三教同宗,可以互相融通。大会演讲中,林校长希望以闽院成立为契机,两校“可以彼此灌输知识,融洽感情”。后来,闽院学僧慈航法师创办马来西亚菩提学校,礼请林文庆担任董事,承续两校在演武亭的法缘。

事实很快证明常惺的眼界,厦大为闽院的日常教学提供了优质的师资,成为闽院平衡佛学与世学教育的重要依托。闽院学僧衣白法师后来回忆说:

学院分专修科和普通科两班,佛学由法师担任,文学及其他学科则聘厦门大学教授担任,孙伏园、丁山、罗蓬、叶长青及一班老先生等都曾在初期的闽院教过国文。孙伏园是鲁迅介绍的,那时厦门大学正是最蓬勃的时代,北大的名教授,如鲁迅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等都在厦大执教,厦大和

闽院只隔一里,学术空气互相震荡,所以时常有教授们到闽院来讲演,自三民主义、西洋哲学、印度哲学,老庄思想无所不谈,就研究学问说,那是一个值得追忆的时期!

厦大先于闽院创办,闽院创办初期又是厦大国学研究崛起南方的时候,两校在彼此最高光的时刻相遇。厦大创立的历史使命在于为往圣继绝学、赓续中华传统文化命脉,借着“北学南下”的东风,国学研究院应运而生。1926年,北洋军阀内乱,北大教授避走南下,经由林语堂的联络,鲁迅、顾颉刚、沈兼士、容肇祖、丁山等名师纷纷移砚厦大。这些教授构成了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强大阵容,后来大都兼职闽南佛学院,担任国文、日文、中国哲学、外国哲学等课程的教授。

楼台近水月,闽院很得地利之便。两校切磋琢磨,“学术空气相互震荡”,这的确是闽院百年历史上很“值得追忆的时期”!

水月楼台

厦大以世间学问滋养闽院学僧,闽院也以无上妙法来回馈这位友邻。

厦大的佛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国际汉学相接轨,闽院成立后又给厦大提供了良好内学氛围,可以说南强佛学一诞生就有着深厚的汉学与内学双重根基。1924年,西方汉学大师戴密微受聘厦门大学,担任佛教和梵文等多门课程教授,据谢和耐介绍,“他在那里开设形式极多的课程:法文、印度文明和佛教史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史、亚洲史,他在与中国同事们的交往中也学到了许多知识”。戴密微还定期举办佛学讲座,比如在1925年2月主讲了《初期佛教伦理观》。厦大国学院筹备时,戴密微作为委员曾参与起草了章程。

戴密微撒下南强佛学的种子,其中硕果是诞生了一位享誉西方汉学界的大师——林藜光。林为厦门本地人,早年就读厦大,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1929年进入哈佛燕京学社从事研究工作,1933年赴法国留学。可惜天妒英才,1945年不幸离世,年仅四十三岁。戴密微很欣赏这位中国学者,誉之为“不剃圣僧”,他说:“林藜光厚积薄发,用了二十年时间,使中国拥有一位合格的教授担任,孙伏园、丁山、罗蓬、叶长青及一班老先生等都曾在初期的闽院教过国文。孙伏园是鲁迅介绍的,那时厦门大学正是最蓬勃的时代,北大的名教授,如鲁迅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等都在厦大执教,厦大和

人见重于当时有如此。

林藜光的学术成长,除了厦大的汉学环境外,也与闽院内学方面的熏染分不开。闽院课堂一直向厦大师生开放,成立初期,厦大哲学系教授陈定谟、学生林藜光、邵尔章等都来旁听常惺讲授《摄大乘论》。厦大还出了一位佛学大师虞愚,比林藜光晚几届入学。虞愚在1924年夏入读武昌佛学院,1929年考入厦大教育系。林、虞二人均在闽院承担世学方面的课程,太虚执掌闽院后,跟随其研究佛学。后来,因虞愚居中联络,厦大与闽院联系更为频繁密切,厦大教师多有到闽院兼职授课者。林藜光与虞愚是南强佛学的双壁。

常惺来厦后,与戴密微、艾蕙凤等厦大教授保持着良好私人交往,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欧洲佛学研究的最新动态,这无疑扩大了常惺世界佛教的眼界。因闽院的关系,厦大是国内较早接触佛学教育的高等院校。1926年4月6日,常惺在厦大作佛学讲座,主题《唯识宗之人生观》。演讲面向向学养有素的大学师生,常惺选题聚焦在人生观上,切入点是当时正盛的唯识学。这是有案可查的闽院法师第一次在厦大作佛法开示。

1926年秋,从南洋返程途中的太虚在厦门受到盛大欢迎。10月22日,应林文庆校长之邀,太虚偕闽院同仁参观厦门大学。一行人先共进茶点,后参观生物学院等学院,最后在群贤大礼堂向厦大师生做题为《缘起性空之人生宇宙观》的佛学演讲,常惺记录,历时一个多小时。太虚讲演,开显的正是佛家特有的从缘起角度看待宇宙人生问题,据说“厦门学界对于佛教及僧众轻视的风气,始为之一变”,闽院成立后,与厦大往来频繁,僧俗互动,佛学与世学商榷融通,南中国学术呈现新气象。

在时代浪潮洗礼下,古老的佛教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。新文化运动与佛教革新思潮交汇对接,佛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。1922年4月14日,太虚应邀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及新的唯识论。同年冬,熊十力进京在北大正式主讲佛学唯识学。受新资料与西学刺激,唯识学在近代呈现复兴浪潮;缙绅进入大学讲授唯识,佛学与世学出现新融合。厦大得天时地利之便,很早就做了学术“顶流”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,闽院与厦大这对世纪友邻,究竟谁是楼台,谁是水月,其实不一定分得清,倒是相映成趣,相互成就。(作者单位: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)

淮安城隍庙与怀安哀怨

□甘满堂



福州淮安城隍庙

闽侯侯官村有座城隍庙,现在被外界所熟知,该村在唐代曾是侯官县治所在地,历时150余年。但福州还有一个村,也有座城隍庙,其县治存在时间历时长达500余年,这就是与侯官村一江之隔的福州市仓山区淮安村,古怀安县治所在地。

侯官村现已是历史文化名城,而比较遗憾的是,因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开发,淮安古村已不存在,只留下三座古庙供后人凭吊。淮安城隍庙依附于三座古庙之中的麻府三相公祖殿,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在三相公庙正门上有“提统抚”三个大字,这三个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,一直是众说纷纭。依笔者来看,此三个字委婉表达怀安县治被裁后,直接利益受损者的哀怨。

明万历八年(1580年),福建巡抚庞尚鹏重提许天锡建议,奏并怀安入侯官县,县令以下俱革职,得到朝廷批准。此时怀安被裁的直接原因,与两事相关,一是明万历六年(1578年)五月,洪水冲击了侯官和怀安县,庄稼损失八成,秋天又遇大旱;二是万历初年,怀安县在丈量田亩之时发生弄虚作假的事件。裁怀安入侯官,县令以下俱革职,则是对胥吏贪腐的惩治。

怀安县在明代被裁并后,原来的县城逐步转化为一个村,即怀安村,民国初年改称淮安村。淮安三相公庙建在紧邻闽江分水岭的山边,面对三江分流,景色壮观。庙现存主体建筑是清代中期的,现有修复,分右中左三厢,门头题额分别为“城隍庙”“麻府三相公祖殿”“天医院”。城隍庙、天医院应当是怀安村作为县治留下的公共建筑遗产。在“麻府三相公祖殿”题额下面还有“提统抚”三个大字石刻匾额。麻府三相公是指庙内主神麻姓三兄弟,但“提统抚”三个字是什么意思?让人难以解释。

由于该庙扼守闽江入福州分水口,地理位置重要,在民国初年就被地方军队征用,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又被部队征用,后又做淮安村仓库,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回归村民管理,也导致淮安村民说不清该庙的历史。

有人望文生义,认为“提统抚”是提台、统制、抚台三官职。提台是对提督的敬称,统制是统辖军队的将领,抚台是对巡抚的敬称。庙内三相公就是提台、统制、抚台三位麻姓高官。然而,福州历史上并没有麻姓提台、抚台级别的高官,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对的。

普查地方志,发现清代道光年间郭伯苍编著《乌石山志》对淮安三相公庙有记载。志文记叙福州城隍有拜怀安麻三相公的习俗,麻三相公是元代怀安土神,胥役拜麻三相公的目的是祈求新任主官宽待下属,其办法是将新任主官的姓名与年庚写在焰口纸中,然后在道士的主持下焚烧。但该办法并不灵验。清嘉庆间,李殿图(1738—1812年)先后升任福建按察使、布政使,胥吏烧了千车焰口纸,结果李殿图约束胥吏益加苛刻,引为民间笑谈。从这则轶闻来看,明清时期福州府县新任主官对下属胥吏普遍要求严格,以防贪腐,这也许是怀安县被裁留下的官场教训,这也为“提统抚”三字含义提供了解释路径。

明清时期,县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也效仿中央的六部机构,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,六房吏员通称胥吏,就是具体办事人员。六房由县丞、主簿、典史分别主管,其中县丞、主簿是知县的两个助手官员,县丞为正八品,主簿为正九品,通常也是举人出身。县丞是县级政权中的副职,相当于现代的副县长,分管财政与司法。主簿是县级政权中的文官,主要负责管理县政府的文书档案和机要文件。典史是县级政权中的武官,主要负责维护县城的社会治安秩序。

明代胥吏晋升为官员的比例极少,即使晋升为官,最高只有七品。明代县级胥吏有数十人,还有数百名差役。吏役主要收入来源是“常例钱”,即巧立名目所得的“孝敬”,百姓让吏役帮忙办事,每做一件事都有相应的“常例”。明清时期吏役贪腐问题非常严重,虽然不是官,但也是一个肥缺,他们会利用当差机会,敲诈勒索当事人,无所不用其极。

古代的县令就是一方诸侯,拥有绝对权威,但县治若在府城或省城,顶头上司就在身边,有利也有弊。有利的一面是,县官与胥吏可以更方便结交上层官僚权贵,更多的缙绅富商,有利于“升官发财”,不利的一面是,省部级官员经常把接待类的任务派给县官,而他们为了升迁,也不得不迎合上级官员,甚至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因三县共治一城而引发被裁的命运,正是明朝初年怀安官员绝对没有料到的。

明正德四年(1509年),怀安县在县丞、主簿两官职被裁设后,县治仍保留。没有丞簿两主官,六房胥吏都靠典史一人管束,典史的工作压力很大,至万历八年(1580年)怀安县正式裁并,怀安县官吏在惶恐中度过了71年,这对每位任怀安官与胥役来说,都是人生折磨。但最惨的结果却是县令以下官吏全部革职,没有得到重新安置,怀安县胥吏受到的打击最大。怀安县治被裁,对于福州普通老百姓来说,是重大利好的举措,但对福州官场来说,则是一场大地震,很多人失去当吏役的机会,损失不可估量。

麻三相公庙也许就是明代万历年间怀安县被革职的胥吏集资修建的。麻府三相公也许就是元代怀安优秀胥吏,以麻三相公为例来说,胥吏也有好人,被当作社神神明崇拜,他们的道德品质值得信赖。淮安麻三相公庙“提统抚”三个字,不应指官职,应当是“提醒,统一抚慰”的意义,具体可能有两层含义:一是提醒福建巡抚在裁怀安县治时,不应将胥役统一解职,即使被解职,也需要给予抚慰或安抚;二是提醒新任主官对下属胥吏宽厚为本,以激发生吏工作的积极性。

怀安县治被裁后,过去独立的城隍庙、天医院失去官方维护,不得不依附到麻三相公庙中。怀安县城也因县治取消而失去往日的繁华,沦落为福州城郊一座普通的村落,只有麻府三相公祖殿在提醒人们,这里曾是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怀安县治所在地。(作者单位:福州大学社会学系)

乡土琐记

福州传统建筑构件之插把

□吴卫 赖淑芳 文/图



▲寿星与福星



▲刘海戏金蟾与东方朔偷桃



▲鹿乳奉亲与扼虎救父



▲青鸾传书与紫气东来

插把又称“屏榦”,是福州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装饰性木构件,常见于厅堂正中屏门两侧柱子的上端,每柱各一。究其源流,插把应当是由一种叫丁头拱或叫云头的构件演化而来的。

宋《营造法式》有关记载为“若丁头拱,其长三十三份,出卯五份。若只里跳转角者,谓之虾须拱,用股卯到心,以斜长加之。若入柱者,用双卯,长六份至七份”。其前端挑出,后尾插入柱子中,实为半截华拱。插拱在福建各地的传统建筑中十分常见,在不带斗的情况下,大多为云头或麻叶头造型,雕饰简单,个体也较插把小得多。演变成插把这种极富装饰性的构件,流行于闽东一带,尤以福州地区最为多见。

早在明代晚期,插把就已经出现。这一阶段,插把的形体相较之后的要显得纤

细,纹饰大多采用花卉、卷草等植物题材。虽然大部分的插把雕饰较为简单,以浅浮雕为主,但也有个别采用圆雕并施以红黑彩的精细之作。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是插把最为流行的阶段,几乎每栋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厅堂都有采用,其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,个别建筑甚至在檐廊梁架上都采用插把。

厅堂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地方,可以说是家族中的核心部分。因此,每一栋建筑的厅堂尤其是正厅,都是主人最愿意下功夫装饰的区域。插把虽然是个小构件,但由于身处厅堂明间的中心区域,抬头一望即可见,对其加工装饰自然十分用心。雕刻工艺多样,常见有线刻、浅浮雕、深浮雕、镂空雕等。早期的插把还保留插拱的样式,雕饰大多采用两个侧面线刻、正面浅浮雕的工艺。清中期以来雕饰工艺逐渐复

杂,深浮雕、镂空雕流行。到了民国时期,插把正面展示的突出地位达到极致,部分插把正面外围的上端和左右端各加一块斜板,形若竖匾。

插把的色彩也很有特点,大多数是木材的原色,展现出一种朴素的美感,但也有少数制作比较考究的会在表面涂刷朱、黑、蓝、黄、绿等油彩来装点,展现出了民国时期的独特风格。

插把的装饰元素十分丰富,大体可归纳为五类。其一是文字类,常用的有福、禄、寿、禧四字。其二是人物类,取材多源自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经典戏剧中的角色,例如刘海、东方朔、西王母、老子、“二十四孝”故事等。其三是动物类,都是传统上的珍禽瑞兽,如龙、凤、鹿、鹤、鹰、麒麟、鲤鱼、蝙蝠

等。其四是花木类,如牡丹、灵芝、松、竹等等。其五是锦纹类,也就是几何形纹饰,常见有套方、卍字、回纹、钱纹等。绝大多数同时采用若干个元素组合而成,例如人物与花木组合、鸟兽与文字组合、花木与锦纹组合,以谐音、暗喻等方式来表达一个或若干个寓意。

“刘海戏金蟾”与“东方朔偷桃”,寓意财富与长寿。“英雄独立”与“鱼跃龙门”,寓意成就功名。“青鸾传书”与“紫气东来”,寓意佳音至,有贵人。“鹿乳奉亲”和“扼虎救父”,取材“二十四孝”中的两个故事,寓意弘扬孝道……均是较常用的一对题材。尽管插把的装饰工艺精湛,题材丰富,但其寓意表达基本上集中在一个主题上,即祈福纳祥。(作者单位: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)